

城市地圖

在北京生活了四十餘年，先農壇、頤和園，以及頤和園附近的三山五園，都是筆者時常徘徊流連之處。然而以往只是匆匆獨行、片斷遊覽，從未想過它們之間藏着怎樣的聯繫。直到某天與友人聊起「京西稻」，才恍然驚覺：這些地點背後，竟蜿蜒着一條與農業、歷史相繫的隱秘脈絡。

增元（文、圖）

一念既生，便再難按捺——筆者決定踏上一場穿越時空的「農耕尋根之旅」，循着稻香，重新走進北京這座城市的記憶深處。

先農壇回望農業禮制地位

第一站，先農壇。這裏曾是明清兩代皇帝祭祀先農、舉行親耕典禮的莊嚴聖地。每年春季，皇帝親率文武百官至此，行隆重的親耕大禮。這並非尋常的農事活動，而是一場極具象徵意義的國家級盛典，既彰顯「以農為本」的治國方略，又通過皇帝親手扶犁，三推三返的儀式動作，祈求上天風調雨順、五穀豐登，深刻詮釋中國傳統「天人相應」的哲學理念。

親耕禮成，皇帝與百官移步至「慶成宮」，以茶代酒，共祝春耕順利、秋收豐稔。慶成宮最初名曰「齋宮」，是皇帝祭農大典前齋戒靜心之處。乾隆年間更名，轉為親耕禮畢後舉辦慶功宴飲的地方。由於該宮是北京中軸線上唯一設立的慶賀宮殿，因而使得先農壇與天壇、地壇等重大祭祀場所不同，更加凸顯了農業在傳統禮制體系中的崇高地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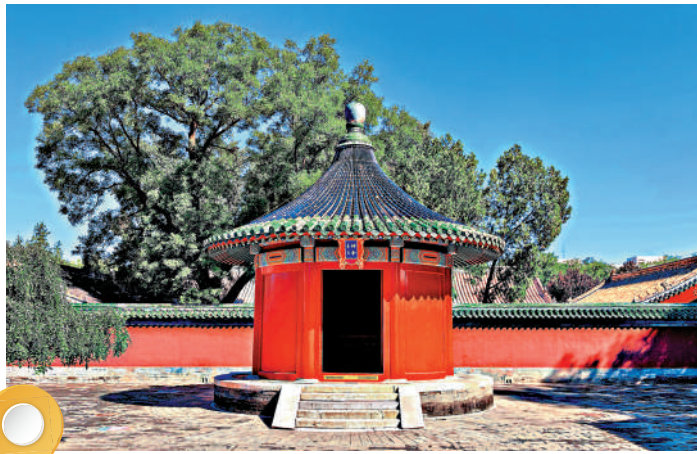
皇帝親耕之地，名曰「一畝三分地」。與今日人們譏諷眼界狹隘的俗語不同，最初它專指這片神聖莊嚴的稻田。一畝地為十分，而皇帝僅親耕其中三分，以示重農勸稼，其餘部分則由陪同的耆老、官員與農夫們共同完成。自明太祖朱元璋在南京確立該制，至永樂帝朱棣遷都北京，仍沿襲不變，遂成定製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這場親耕儀式中所使用的稻種，被引種至京西北塢的皇家御田。後來漸成規模，又推及民間，成為了名揚四方的「京西稻」。可以說，先農壇不僅是京西稻在禮制上的神聖起點，更是其作為物種傳播的重要源頭。

「一畝三分地」所收穫的糧食，被專門貯存在素有「天下第一倉」之譽的東院神倉中。這座院落四周紅牆環抱，入口處是一座精緻的垂花門，靜默中流露出皇家禁地特有的莊嚴與神聖。收穫的穀物先在收穀亭中風乾晾曬，再經碾磨加工，最終納入神倉，以備國家祭典使用。時光荏苒，如今的倉廩已成為歷史的遺跡，但卻依然瀰漫着一種無形的豐饒。人們立於垂花門下，彷彿依稀仍可聽見歷史的回聲：風穿過收穀亭，猶如一聲悠長的讚嘆，頌揚着曾棲息於此的、關於泥土、生命與蒼天的所有虔誠。



▲先農壇內的「一畝三分地」。



▲先農壇東院神倉。



▲先農壇太歲殿。

尋根北京西北農耕脈絡



▲頤和園耕織圖景區。



▲耕織圖景區的「水村居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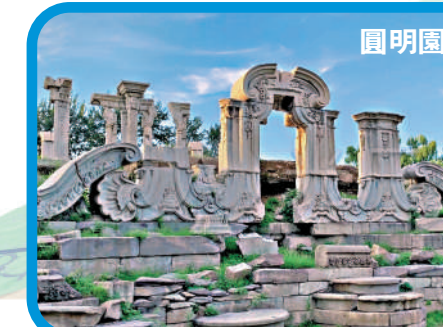
遊覽頤和園體會重農理念

第二站，頤和園耕織圖。隱於頤和園西北角的耕織圖景區（原為清漪園），與先農壇淵源頗深，卻另有一番意境。如果說先農壇是皇帝親耕重農的禮制空間，那麼乾隆所建的頤和園耕織圖，則將重農理念化為可遊可賞的文化實景長廊。一南一北，遙相呼應，堪稱清代農業禮制的「雙子星座」。

景區內建築素雅古樸，延賞齋、澄鮮堂、蠶神廟、水村居等錯落其間，與昆明湖東岸的銅牛遙相呼應，暗合「牛郎織女」的傳說意象。最珍貴的是四十多塊耕織圖碑石，以刀為筆、以石為紙，繪出農耕蠶織的全過程，堪稱一部石上農業史詩。可惜它們命運多舛：1860年英法聯軍火燒清漪園，碑石多數崩毀；餘下的在百餘年間流離失所，被挪作牆基、墊石，漸漸星散。現僅存部分碑石藏於國家博物館，見證了頤和園鼎盛、湮滅與重生的滄桑歷程。

農耕尋根之旅

沿線景點



上莊
● 翠湖濕地公園
● 稻香湖公園

頤和園耕織圖
● 圓明園
● 清華大學
● 北京大學

天壇公園



先農壇
● 天壇公園
● 永定門公園
● 北京古代建築博物館
● 陶然亭公園

京西稻香背後的傳承

於稻海間在《耕織圖》中耕作

第三站，六郎莊、北塢、中塢及上莊。從六郎莊穿行頤和園至北塢、中塢，再驅車一路向北抵達上莊，彷彿瞬間踏入了另一個世界。這裏不僅有連綿成片的京西稻田，更有一望無際的稻海。夏日，萬畝禾苗翻湧如碧波；秋至，大地鋪金，彷彿天地織錦，一派生機灼灼，豐饒無際。

漫步在稻田之間，每一步彷彿都走在畫卷中：陽光穿透綠葉，稻穗身披金紗。風吹稻浪，滿鼻都是清新的稻香。田間地頭，不時還會偶遇一些散落的鐵藝畫作。起初它們並不惹眼，但隨着腳步延伸，才發覺這些作品靜靜地遍布園中，如謎一般等待被發現。細細看去，方知它們的靈感源自中國古代的《耕織圖》。

耕織圖分為「耕」與「織」兩部分。稻田中的鐵藝畫，選取的正是「耕圖」部分的内容，刻畫了水稻從播種到收穫的生長過程。有關方面通過現實與藝術、實景與畫作相融合的表達方式，意在將昔日已經損毀的耕織圖石碑文化內涵，重新賦予這片土地，完成一場跨越時空的文化傳承與重生。

手提藤籃、蹣跚學步的孩童，懵懂而認真地走進這片燦爛之中，彷彿正在親身體驗「粒粒皆辛苦」的深遠意味；五〇、六〇後們則於此重拾歲月，將一代人的青春與熱望編織進稻香之中，追尋着那曾經擁有過的時光與詩意。每個人，在這裏都可以找到屬於自己的光影與故事。



▲《耕織圖》之插秧圖展示農人們將一撮撮嫩綠的秧苗，插入至柔軟泥中的場景。



▲在稻田裏勞作的人們彷彿與《耕織圖》相呼應。

從一穗青禾到萬畝稻浪

京西稻，最早又被稱為「御稻米」。它是中國歷史上唯一由皇帝親自選育並推廣種植的宮廷貢米。相傳，北京海淀在三國曹魏時期就開始建渠種稻。到清代，康熙曾於中南海豐澤園開闢水田，引江南稻種北上試種。後來乾隆又自南方引入「紫金箍」品種，進一步豐富了京西稻家族。歷經逾一百年的推動，京西稻逐漸擴展至萬畝規模，形成獨具皇家特色的農耕文化體系。到上世紀八十年代，由於國家高度重視與科技扶持，京西稻種植面積已達十餘萬畝，迎來

歷史高峰，品種也演進為如今的「京西稻3號」。

若想一試真味，唯有等到十月深秋，京西稻開鎌收割之時親至海淀產區。那時新米現售，便可親享皇家貢品之美味。

循着歷史的脈絡，踏上這條農耕尋根之路，從精神信仰（先農壇），到文化教化（頤和園耕織圖），再到物質生產（京西稻田）的完整閉環呈現在眼前，令人不由心生感慨：從「南稻北引」的早期嘗試，到金穗垂首的皇家糧倉；從帝王傾心的一穗青禾，到萬頃良

田翻湧的稻浪。京西稻，如同一縷穿越光陰的稻魂，不僅見證了京西大地的歲月變遷，更凝聚成一個民族沉澱於時光深處的鑒金記憶。



▲被稱為「御稻米」的京西稻。

繪就物阜民豐的盛世長卷

《耕織圖》為南宋縣令樓璘所創，被譽為中國最早系統描繪農業與手工業的組詩與圖譜、「第一部農業科普畫冊」，可惜早已失傳。後由清代宮廷畫師焦秉貞重新編繪，定名為《佩文齋耕織圖》，即民間所稱的「御用耕織圖」。

圖冊詩畫交融，意蘊深遠。原跡詩作由樓璘所撰，清代御製版本題詩則為康熙親筆所寫。樓璘深耕民間，詩句語言淳樸，注重對農桑過程的細膩描摹與經驗總結，字裏行間浸透着泥土的芬芳與對農耕生活的喜憂。其《浸種》詩

云：「溪頭夜雨足，門外春水生。筠籃浸淺碧，嘉穀抽新萌」，以簡淡之筆勾勒出生機初萌的春耕圖景，在民間廣為傳誦。而康熙身居廟堂，詩文則將農耕提升至國家策略的高度，傳達重農勸耕的治國理念，寄寓「共享昇平」的政治願景。如《祭神》中的「一年農事周，民庶皆安逸。歌謠遍社村，共享昇平世」之句，彰顯出太平盛世的理想圖景。二者的視角雖一在田野、一在朝堂，但卻共同禮讚了勞動價值與農耕文明，繪就了一幅國泰民安、物阜民豐的盛世長卷。